

“铁饭碗”不一定是“金饭碗”，“金饭碗”不一定镶钻石！



“考碗”日记

公考的那些日子

刘胜财◎著

比真实更真实的“公考”故事；比现实还现实的“公考”真相！

回味小平民跨过“华夏第一考”的喜怒哀乐！品味小草根考取“镶钻金饭碗”的酸甜苦辣！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考碗”日记

公考的那些日子

刘胜财◎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考碗”日记：公考的那些日子 / 刘胜财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2016.1

ISBN 978-7-221-13117-1

I . ①考… II . ①刘…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16474 号

“考碗”日记：公考的那些日子

“KAO WAN” RIJI : GONGKAO DE NAXIE RIZI

作者 刘胜财

责任编辑 张云端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010-59623775 010-59623767

三河市明华印务有限公司

201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数 222 千字 印张 15.25

ISBN 978-7-221-13117-1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楔 子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一年一度的公务员考试又要来了。三年了，每到这个时候，贺青松就特别特别地忙：开会，下乡，接待上级领导，等等等等，一事连着一事，没完没了。就连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他也没有正儿八经地在家清静两天。

今天是星期一，更是忙得不行。上午，找市委主要领导汇报工作；中午，陪市委督查组的领导吃饭；下午，在省人事厅开会；会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去参加一个特别重要的饭局；散场后，又回局里开了个班子会，对即将开始的公务员考试进行了讨论研究。

回到家时，已经是凌晨。贺青松洗了个澡，准备好好地睡上一觉，这个时候，妻子却跟他说：“我姑妈今天打我电话了，说她儿子小波准备报考江阳的公务员，想要你拉他一把。”

“她儿子不是有份不错的工作吗？瞎折腾什么啊！”贺青松不耐烦地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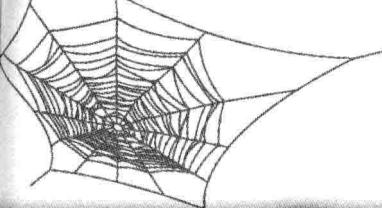
“我也问了，是这么回事，小波找了个江阳的女朋友，想到江阳来发展。”

“这事再说吧，我困了。”

“能拉一把你就拉他一把吧，小伙子挺不容易的。当年你考公务员的时候，不也是希望能有个亲戚朋友什么的拉你一把吗？将心比心，也就理解了。”

“知道了。”

妻子的话，让贺青松没了睡意，他想起了自己当年参加公考的情景。那个时候，他和小波一样，有着一份不错的工作，但家庭的一次突然变故，迫使他报考了公务员，而这一考，则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



目 录



楔子

- 第一章 突来横祸 / 1
- 第二章 积极准备 / 7
- 第三章 偷偷报考 / 15
- 第四章 拜师学艺 / 32
- 第五章 被迫辞职 / 40
- 第六章 公考培训班 / 49
- 第七章 亲历面试 / 69
- 第八章 新工作 / 81
- 第九章 女友查岗 / 90
- 第十章 初学送礼 / 101
- 第十一章 两难抉择 / 112
- 第十二章 遭遇失恋 / 124
- 第十三章 最后冲刺 / 134
- 第十四章 最后的一搏 / 142
- 第十五章 与父亲的对话 / 153
- 第十六章 笔试 / 163
- 第十七章 面试前的风波 / 173
- 第十八章 再出麻烦 / 186
- 第十九章 陷阱重重的面试 / 196
- 第二十章 体检 / 208
- 第二十一章 忐忑不安的政审 / 221
- 尾声 一切才刚刚开始 / 232
- 后 记 / 237

第一章 突来横祸

所谓的公考黑幕，只不过是失败者给自己找的台阶罢了，真正的高手，是从来不会去关心这些的，他们只关心一件事情，那就是备考。

——贺青松语



七月的江阳，晴多雨少，温度依旧像牛市里的股票一样，蹭蹭蹭地往上升，今天30℃，明天31℃，后天32℃，大后天33℃，一直升到37℃，然后，定格于此，直至盛夏消退，天气转凉。

已经是午休时间了，江阳实验小学的老师们没回家的都回了宿舍，唯独贺青松还在办公室，一会儿动动电脑，一会儿翻翻杂志，一副极其无聊颇为无奈的样子。

其实，贺青松也想回宿舍美美地睡上一觉，但他住在顶层，房间小，窗户小，在烈日暴晒下，就像是一个蒸笼，即使贺青松把风扇开到最大挡，也还是大汗淋漓，无法入睡。与其回宿舍受那样的罪，倒不如在办公室看看报上上网什么的，虽然无聊，但有空调伺候着，倒也惬意得很。

贺青松在网上漫无目的地浏览着，突然，他的手机“呜呜”地震动了起来。拿起一看，是他哥哥打来的。

“青松，我听朋友说南江市事业单位招考的成绩出来了，我把准考证号发给你，你帮我查一下。”

贺青松哥哥叫贺青杉，原是南江市一中的老师，虽说福利待遇都很不错，不过，他哥哥并不喜欢那份工作，没干多久就把工作给辞了。辞了工作干什么呢？考公务员。他哥哥说了，学而优则仕，好男儿不应该满足于只在三尺讲台传道授业，而是应该去官场打拼搏杀，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可命运之神似乎总在跟他哥哥较劲，三年来，他哥哥一次又一次地参加公务员考试，但没有一次是入围的。屡败屡战又屡战屡败之后，他哥哥干脆改变战略，扩大了“战线”，连以前不屑的地方事业单位招考他也报名参加。用他哥哥的话说，这叫“曲线入仕”，什么意思呢？就是先考个事业编制进入机关，一边工作，一边寻找和创造机会“转正”。许是时机未到吧，他哥哥的“曲线

“入仕”计划实施得也不顺利，接下来的好几次考试，都是以“一声叹息”告终。前些日子，他哥哥又参加了南江市的一次事业单位考试。对于这次考试，他哥哥自信满满，说有十足的把握入围。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心灵受到的打击也就越大，看到哥哥如此自信，贺青松不免有些担忧。

学校的网速很快，贺青松很快就查到了他哥哥这次考试的成绩，110分，而录取分数线是110.5分，一个小小的0.5分，再一次将他哥哥拒于面试的大门之外。

“查到了吗？”电话的那端，传来了哥哥焦急的声音。

“还没，可能是查分系统太忙了，一直打不开网页。要不这样，晚些时候我再查查看，到时打电话给你。”贺青松一时半会儿还没想好怎么跟哥哥说这事，便撒了个谎。

放下电话，贺青松想起了哥哥往日落榜时的情景。第一次落榜，他哥哥表现得很淡定，因为是初次试水，从考前到考试结束，他就没有抱多大的期望。没有期望，自然也就不会有失望了。第二次落榜，他哥哥喝醉了，疯言疯语地折腾了一夜。第三次落榜，他哥哥把自己关在房里喝闷酒，结果，酒疯发作的时候，把公务员考试的教材全给烧光了。第四次……第五次……总而言之，他哥哥一次比一次消沉，贺青松则一次比一次揪心。

兄弟俩谈心的时候，贺青松也曾劝过哥哥，要他不要两眼只盯着公务员考试，实现人生价值的路径有千万条，公务员只是这万条路径之一。但无济于事，下次有考试，他哥哥还是会去考，落榜了，他哥哥还是会伤心落泪，沮丧颓废。

正想着，贺青松的手机又响了，他拿起一看，又是他哥打来的。接还是不接，这是个问题；接了，怎么说，这也是个问题。

手机响了一会儿后，停了，贺青松正要松口气，手机又响了，还是他哥。这次，贺青松接了，没有丝毫的迟疑。

电话里传来的却是一个陌生女子的声音，贺青松正想问对方是谁，为什么他哥哥的电话在她手里，不料对方却抢先一步，盘问起了他与贺青杉的关系。当得知他是贺青杉的亲弟弟之后，该女子即刻亮明了身份，说她是南江

市公安局的，他哥哥贺青杉出车祸了，现在医院抢救，要他赶紧过去。

一听哥哥出车祸了，贺青松顿时懵了，手机掉在了地上。过了好几分钟，他才回过神来，赶紧捡起手机，抬腿就往楼下跑，在校门口拦了辆出租车直奔火车站。

贺青松老家在南江，南江是县级市，由江阳市代管。贺青松坐了三个多小时的火车，又坐了半个多小时的汽车，下午五点多钟的时候，他赶到了南江市人民医院，见到了他熟悉的哥哥。只不过，此时他的哥哥，再也看不到他的样子，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因为伤势严重，他哥哥在被送到医院后没多久就永远地离开了他的亲人，永远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在处理完哥哥的丧事和事故赔偿这些事情之后，贺青松重新思考起了自己未来的人生。

贺青松家里共有五口人，父亲，母亲，哥哥，他以及一个尚在上学的妹妹。他的父母亲都是失地农民，在县城里开了个杂货店，收入虽然不高，但加上他的工资以及哥哥偶尔给别人做网站的收入，倒也能让一家人衣食无忧。如今，哥哥走了，爸妈沉浸在痛失爱子的悲伤之中，每天以泪洗面，再也无心经营杂货店了，家里的一切开支，都依赖于他的那份工资。如何支撑起这个家，成了贺青松当前急需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我要考公务员。”

一次同学小聚的时候，贺青松突然爆出这么一句话。

贺青松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喝了3瓶江阳啤酒，因此，他说的话也就没人当真，权当他酒后的醉话。

贺青松见大家没什么反应，就又重重地重复了一遍。

“贺青松，你喝醉了吧？尽说胡话。”贺青松大学时期的下铺兄弟周至高拿啤酒瓶轻轻地敲了敲贺青松的脑袋，说道。

贺青松是班里48位同学当中最先找到工作的，还在实习的时候，他就跟江阳实验小学签订了聘用合同，这让那些还在削尖脑袋到处投简历的同学很是羡慕。让同学更为羡慕的是，离毕业还有一个月的时候，江阳实验小学

就通知贺青松过去上班了。发毕业证的那天，贺青松就领到了第一笔工资，2000元。

“我没醉，我说的是真的，不是醉话。”贺青松再次重申，他拿起酒瓶“咕噜咕噜”地喝了几口，说道，“我爸妈他们太可怜了，我丢不下他们，我要留在他们身边，照顾他们，安慰他们，让他们早日走出悲伤，像过去一样，开开心心地生活。再说，我哥那么喜欢公务员这个职业，却一直没有考上，这对他来说，至死都是一种遗憾。这些日子以来，我想了好多。我始终在想，我是不是应该为死去的哥哥做些什么呢？想了几天几夜，权衡再三，最后还是决定走公考的路子，这样不仅能更好地照顾爸妈，也能了却哥哥的一个心愿。我希望，在不久的一天，远在天堂的哥哥能够看到我步入官场，成就一番事业。也许，只有那个时候，我哥才能真正地得以安息。”

贺青松说这话的时候，先是声音哽咽，接着号啕大哭。他与哥哥的感情特别好，哥哥的突然离去，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

在场的同学看贺青松说得这么认真，情绪又这么激动，就都相信了贺青松的话。

“贺青松，你要考公务员，我们都支持你。可是，公务员考试可不比一般的考试，竞争特别激烈，并不是说考就能考上的。你看你哥，考了那么多次都没考上。”班长赵大鹏说道。

“是啊，贺青松，班长说得对，即便你报考了，也不见得就能考上的。我听一些参加过公务员考试的朋友说，公务员考试挺黑的。你在官场没有熟人，没有关系，就是你笔试过了，面试的时候也会被刷下来的。”长跑王阿牛说道。

贺青松说道：“我知道大家都担心我，但请你们放心，不管考得上考不上，我都会很坚强地活着。至于你们说的暗箱操作，我也想过了，我认为，即便公务员考试真有黑幕，那肯定也有光明之处，不然公务员考试早就没有这么大的诱惑力了。再说，我始终认为，所谓的公考黑幕，只不过是失败者给自己找的台阶罢了，真正的高手，是从来不会去关心这些的，他们只关心一件事情，那就是备考。”

“嘿嘿，我们青松同学就是高手，只要一出手，定能金榜题名。”周至高说。

“这个是后话了，得先考上再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如果考上了，步入官场，受环境的影响，想提拔想升职是正常的，但都说朝中有人好做官，我朝中无人，要混个一官半职肯定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即便我考上了，也可能只是在机关混口饭吃，给领导跑跑腿、打打杂什么的。”贺青松说道。

“既然这样，我看你还是别考了。在江阳实验小学当个老师多好，以后评个讲师、教授什么的，工资便蹭蹭地往上涨，也不比那些公务员差到哪里去。”朱琳说。

“就是就是。当老师单纯，不像官场那样尔虞我诈、钩心斗角。”一些同学也附和着说道。

贺青松摇摇头，说：“公务员我是一定要考的，一次考不上考两次，两次考不上考三次，直到考上为止。”

从贺青松坚定的话语中，周至高他们看到了贺青松的决心和信心，也就不再劝贺青松改变决定了，纷纷举起酒杯给贺青松敬酒，预祝他得偿所愿，榜上有名。

第二章 积极准备

备考公务员，是需要用心的。不能三心二意，也不能急于求成，要先吃透教材再去做真题，本末倒置只会使复习效果适得其反。

——贺青松语



考公务员的事，贺青松始终不敢告诉爸妈。虽说哥哥的死与公务员考试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在他爸妈看来，他哥哥之所以会出车祸，就是因为公考的事情让他当时过于紧张了。现如今，他们都还沉浸在悲痛当中，这个时候跟他们说要考公务员，无疑是在他们的伤口上撒上一把盐。因此，贺青松决定过些时日待爸妈的情绪好转之后再商议考公务员的事。

不说归不说，可备考的工作，贺青松丝毫没有懈怠。他把他哥哥留下的那些公务员考试教材、模拟试卷从爸妈手里“抢救”下来后抱回了自己的房间温习。之所以说“抢救”，是因为贺青松的爸妈原本是要烧掉这些东西的。贺青松骗他爸妈说他有一个同学打算考公务员，想借这些教材用用。一个谎言，便把这些教材什么的保全了下来。

不过，教材是有了，但书却怎么也看不进去。

《申论》和《行政职业能力测试》这两本书让贺青松看着头疼。从小学到大学，数学素来是贺青松的致命弱科，然而，在《行政职业能力测试》当中，偏偏有很多数学题。这些数学题，虽有讲解，但每一道题，都让贺青松看得云里雾里。如：甲、乙、丙、丁四个人去图书馆借书，甲每隔5天去一次，乙每隔11天去一次，丙每隔17天去一次，丁每隔29天去一次。如果5月18日他们四个人在图书馆相遇，问下一次他们在图书馆相遇是几月几号？就这一道题，就把贺青松绕晕了，怎么也算不出来，最后只好对着日历一天一天地数，这才把答案做出来。与复杂的“行政职业能力测试”相比，“申论”的难度似乎更高。虽说贺青松是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写文章对他来说一直是小菜一碟。但是，申论试题毕竟不同于以往的命题作文和材料分析作文，对一个从未接触过这类题型的人来说，难度还是相当大的。贺青松一连做了几道题，自以为答得不错，可一对照，却发现自己要么跑题了，要么就

是没有抓住重点，这让他很是沮丧。这样毫无章法地备战了几天后，贺青松干脆放弃了当前这种教材与试题同步复习的方式，开始专心地看起了教材。

令贺青松欣喜的是，专心看了几天教材后，再去做试题，他发现自己的思维开阔了不少。那种感觉，就像武侠小说里的练武之人，学习一套功夫久无进步，结果某一天却突然打通了任督二脉，功力大增。

“他NND，这公务员考试可真不是人考的。”一次和老乡苏海涛在吃饭时，贺青松谈起了公务员考试这个话题 苏海涛发了这么一句牢骚。

苏海涛在江阳市劳动就业局工作，属事业编制。他已经是个久经沙场的老考生了，参加过市考、省考、国考，而市考又参加过本市的和外市的，前前后后考了四次，其中两次市考都过了笔试，但最后都被刷了下来。

“书就那么两本书，可出的题却包罗万象，无所不含，让你备考起来都不知从何备起。面试也是，面试官出的题更是千奇百怪，让你无从准备。”

贺青松来了兴趣，问道：“比如呢？”

“我举个例子吧。我参加江阳市公务员考试的那次面试，因为竞争激烈，笔试过后就请假在家全心准备面试，看了不少有关热点新闻分析的题型，结果面试时，面试官给我的却是一份一些欠发达的中小城市为求发展，大力引进重污染的企业，引起群众不满，致使群众上访和民商纠纷的事件时有发生的材料，要我以一个新任市长的身份，就此事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你说，这样的问题叫我怎么作答？说宁要绿水青山，也不要金山银山，这肯定是有口云亦云之嫌，很难出彩，而且这也不切实际。你想想看，作为一个中小城市，它要发展，招商引资自然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是城市发展的需要，也是体现政绩的需要。但是，作为一个欠发达的城市，在发展的初期阶段，要吸引那些无污染的高新企业落户，是极不现实的，能够去那里落户的项目，自然都是一些被经济发达城市拒之门外的高消耗重污染的项目。站在环保的角度，当然是不希望引进这样的项目了，但如果引进，招商引资任务怎么去完成？财政税收怎么上台阶？剩余劳动力又如何去安置？反之，如果说只要金山银山，又会给面试官留下忽视环保、不重民生的错觉。”

贺青松打断苏海涛的话，说道：“有这么复杂吗？我觉得只要措施得当，

应该可以做到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并存的。”

“说得轻巧，天下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在现实生活中，没几个欠发达地区的领导能够完美解决招商引资与环境保护这对矛盾的。大多数领导都是重客商利益而轻群众利益。就拿我老家来说，村里为了一个化工厂的落户，征地时把林子毁了，把耕地占了，到头来，还把河流污染了。一些群众把问题反映到乡里，没人搭理；反映到县里，县里又把问题推回乡里，乡里便派人出面协调，要企业老板停产整顿，可企业老板却发话了，若要停产整顿，立马卖厂走人。为了这一年200万的税收，乡里没办法，也只好不了了之。再有群众上访，就说服企业老板拿出点钱安抚村民。这样一来，大家都相安无事了。贺青松，你说，乡里这样解决，是对还是不对？”

“当然不对。他们这样做，只是把民怨化解了，而破坏环境的问题却并未得到解决，是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苏海涛笑贺青松涉世未深，不懂为官者的心思：“那些当权者，哪里会在乎什么可持续发展，他们重视的是数字，如在任期间引进了多少个项目、引进外资多少万元、比任初增长了几个点、实现税收多少多少、增长了多少多少。增长了，就是有为，提拔得也就快，原地踏步或者负增长，那就是碌碌无为，提拔自然也就轮不到头上。至于是不是破坏了生态环境，这并不是提拔的重点所在。一句话，数字才是硬道理。”

贺青松没想到一道题所涉及的东西竟然会这么复杂，说：“这么说这题还真不好答了。”

“是啊，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道难题，对那些欠发达城市的当权者来说，很多时候也是一道无法解答的难题。城市发展了，他们自然可以对那些重污染的企业挺直腰杆说不，但在起步阶段呢，他们又不得不依赖这些企业来解决劳动就业，增加财政税收。当然了，也帮他们充实升迁资本。”

苏海涛虽属事业编制，在单位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一般干部，但毕竟是在官场混日子的人，对官场上的人和事比贺青松看得更明了更透彻，他说的这些话，贺青松听了半天也没能完全听懂。他一直在思考的是，如果让他来做苏海涛说的这道题，他该从哪个角度去破解去拓展呢？

那天他去找周至高，谈到了苏海涛，也谈到了这道题。

“至高，你说这题该怎么答呢？”

周至高想了想，问贺青松：“你想听实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实话。”

“实话就是这题不值一做。”

“为什么？”

“你到市郊去看看，那里烟囱林立，河水污浊，群众是怨声载道。这些问题，难道江阳市委市政府领导不知道？环保局局长不知道？”

“他们当然知道，这些企业，多半以上是市政府牵头引进的。”

随着招商引资的力度进一步加大，江阳市这几年发展迅速，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群众怨言越来越多。

“既然知道，他们为什么还无动于衷？一个字：难。”周至高说，“你说的这道题目，事实上也是摆在很多当权者面前的一道题。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们会说宁舍金山银山也不换绿水青山，但实际工作中呢，不管项目符不符合环保要求，只要能缴纳税收，一律绿灯放行。这就是说，同样的一道题，在不同的时势下，会有不同的答案。”

“我在想，既然欠发达城市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无可避免地会出现招商项目与环境保护的矛盾，那是不是可以对那些有污染的企业实行分级呢？按重度污染、中度污染和轻度污染进行分级，对重度污染的企业，一律要求相关部门责令企业停产整改并缴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对中度污染的企业，要求其限期整改到位，而对轻度污染的企业，则不作任何要求。”

“照你这么说，重度污染和中度污染的企业，如果整改的话只要达到轻度污染的标准就可以放行了，是这样吧？”

贺青松点头。

“嘿嘿，贺青松，挺有你的啊，才看这么几天书，思考问题就会比别人多转几个弯了。你这个思路还真是挺有新意的，这种分类对待的举措，只要思想工作做扎实了，企业主能接受，群众也能接受，而且相对而言，对绿水青山的损害也降到了最低程度，挺好的。”周至高夸赞道。